

我有我天空 - 第7集 - 羅偉祥 - 「爬蟲」變「飛鳥」(上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祥 羅偉祥

W：歡迎各位聽眾回來聽「我有我天空」這個環節。

很多朋友小時候常常要求爸爸媽媽帶外出，不去就鬧彘扭。例如我也會這樣的。很想到外面去踢球，跟朋友玩。但倘若你的成長過程裡只是能望著窗外，連門口也從來沒有出過，不知道你的感受會怎樣？在我身邊這位朋友，他的成長背景正正就是這樣的，祥仔，你好。

祥：Hello。

W：祥仔你的全名是羅偉祥，是嗎？

祥：是，沒錯。

W：那麼我稱呼你做「祥仔」了。

祥：好啊！

W：你跟我們有些不同。身體上有些什麼問題呢？

祥：我是在媽媽的肚裡缺了氧一分鐘，這一分鐘就導致我頭部以下的手和腳也不能活動，注定一輩子也要坐輪椅。

W：OK，是出世時缺氧？

祥：是啊。

W：就是那一分鐘？

祥：一分鐘。

W：改變了你的命運，「不能活動」的意思是沒有知覺？還是怎樣？

祥：不是沒知覺，只不過是全身沒有力；不靈活，手指也不靈活。我坐輪椅是可以的，若坐普通椅子也坐不到，會整個人跌下來的。

W：因為你的力量和感覺。

祥：以及腰沒有力。

W：你還記得小時候成長片段是怎樣的嗎？

祥：我記得有思想的時候是五歲左右。其實生活在地上，地上就是我日常飲食、睡覺的地方；全都是在地上生活。小時候我們很貧窮，住在七層大樓裡，我記得家裡很多雜物，面積很小，只得一百呎地方。

W：多少人住啊？

祥：大約有八個人。

W：八個人住一百呎？

祥：是啊！因為我公公、爺爺也住在這裡，還有爸爸、媽媽和兩個哥哥。

W：跟哥哥相處情況怎樣？為什麼我這樣問呢，因為能夠活動的可以一起去玩，你完全動不了，他們會否不理會你，由得你自己留在地上？

祥：確是這樣的，因為他們平日日常要上學，媽媽又要出外工作。爸爸已去世。

W：年紀很小時。

祥：很小的時候，日間時候家裡基本上沒有人。

W：衣、食、住、行很不方便，每件事情也要家人幫助。

祥：因為家裡沒人，哥哥要上學，不過我們的年齡很接近，大約距離四至五歲。知道他們要上學或在街上走。那年代是這樣，在日間時間基本上見不到有家人。媽媽每天要工作，她是維持我們家庭經濟的支柱，每天都是預備兩盒飯放在地上給我吃，知道我睡醒後看到；習慣了。用我身體唯一的少許力像蛇般移動到飯那邊吃。這兩盒飯要蓋著，若沒有蓋上的話，會有些動物跟我爭吃的。

W：即是在地上爬行那些。

祥：老鼠，所以是這樣。

W：喝水怎樣？

祥：有水的，媽媽會準備飲管。

W：那時候媽媽怎樣看你？

祥：媽媽其實很疼我的，不過她要工作，由早上七時至到差不多晚上九時，工作很長時間，若果不是我們家便不夠家用的了。媽媽很疼我的，她回來後也替我洗澡，把我安頓好弄到很夜她才睡覺。

W：那麼你全日在家真的只對著地面，有沒有什麼玩呢？

祥：沒有的。那時候沒有朋友、沒有書讀，我唯有跟老鼠聊聊天。不知為何我覺得牠們好像懂聽我說的話，我叫 A 老鼠出來便出來、叫 B 老鼠出來便出來。

W：你害怕嗎？

祥：不害怕，牠們害怕我而已。

W：你說哥哥他們上學的，你沒有上學。

祥：是啊。

W：你怎樣學字呢？

祥：基本上這個生活維持至十一歲，哥哥才帶我第一次外出、第一次看到陌生人，第一次看到車。十二歲我有機會讀書，去了大口環的特殊學校讀書。

W：是正規的教育？

祥：不是，是給傷殘人士讀的特殊學校。

W：我知道，有中、英、數學習的？

祥：有。

W：但是怎樣做功課？

祥：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腦，我們寫字很難寫，我也想過用方法寫的，因為寫一次其實你未必認識那字，字會形象化一點。我們寫的意思不會是寫整頁紙，比如是「大」、「小」逐字寫，寫的意思是用頭或口托著筆，希望練習到寫字，只憑形象很難記得，有一定困難。

W：你剛才說住在七層高的大廈，是不是洗手間在外面那些？

祥：是啊。

W：那麼你的大、小二便怎麼辦？

祥：其實是這樣的，五歲時沒家人在家或哥哥會回來幫助我，我很容易「痾」了在地上，有大、小二便在旁邊。那時候沒有尿片，會穿褲子，「痾」了就等媽媽回來處理，基本上我的褲子經常有大、小二便的，因為自己去不到，我又不知道為何這樣。

W：十二歲開始讀書，讀了多久？

祥：讀到六年級，因為那時候的特殊學校資料不足，只讀到六年級。

W：上學那時你覺得世界是怎樣的？

祥：很開心！你聽到我剛才說在家裡的生活。

W：沒有朋友。

祥：沒有朋友。我第一次上學時，有其他不同的傷殘人士一起讀書，心境已開朗了一些，我其實也挺自閉的，哥哥很少跟我聊天，十一歲前我很自閉。

W：OK，但是哥哥怎樣看你呢？

祥：我想他只是覺得家裡有個弟弟，但他不知道什麼是傷殘人士。

W：明白、明白。

祥：而且在我們的年代，不知為何覺得他們不是不喜歡我，但我總是覺得鄰居、親戚、朋友有些舊思想，家裡突然有位傷殘人士，就懷疑我們以前不知道做

過什麼事似的。我的哥哥可能聽了很多這些事，他好像開始有點不喜歡我。

W：失明人也是，我們有些朋友家裡有位先天失明，尤其是先天失明最厲害，為什麼會誕了這樣的嬰兒，便覺得你的家裡有些不乾淨的東西。

祥：類似這樣。

W：便會歧視那位成員。在學校有同學，跟同學有什麼玩的？

祥：我寄宿，主力是跟同學聊聊天。那年代只是看電視，沒有電腦年代，大家學習一下。

W：我們小時候成長有那些「拍貼紙」。

祥：我玩不到。

W：玩不到。你說是殘疾人士學校，該有些人可能有活動能力的啊？

祥：有，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在這裡。

W：那些人應該會有東西可以玩。他們會玩什麼呢？

祥：他們捉著我們輪椅推「賽車」，我們是做司機。

W：哦。

祥：不過常常玩到由輪椅跌倒在地上，那時很刺激的。

W：不害怕嗎？

祥：不害怕，我們小時候不害怕，那時我十二歲還是小朋友。

W：但是跌倒了，自己上不到輪椅。

祥：上不到的。便被工友罵。

W：罵，有沒有罰過你？若果在學校是怎樣罰的？

祥：我們被罰的話通常上課時坐門口。

W：坐門口。

祥：不過很少罰，我很乖的。

W：你也說寫字有些困難，怎樣考試？

祥：也照樣考，計數那些可能……

W：用口回答？

祥：是啊！老師可能寫在黑板，我們即刻回答。其實不是完全寫不到的，用口或頭托著筆也寫到，我們很多同學寫到，我也寫到，只是寫得慢一點，考試時間長一些。

W：你一定要加長時間。這六年時間，是讀到中學還是小學？

祥：小學。

W：中學怎樣？

祥：沒有讀書，返回家，因為沒有升降機，就困在家了。

W：返回家後，有什麼生活內容？

祥：那時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。剛巧家裡有電視，就天天看電視，便知道世界有車等等事情。不會像小時候傻頭傻腦不知世界是什麼，雖然只讀了六年書，也算是認識了些字，能明白電視裡很多說的話。在一個很特別的偶然機會裡，認識了一位特殊學校的義工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那義工會來探我。那時電話不太流行，他突然來探我。他也是一個學生，他說學校有些服務指令，便來探一下我。其實我讀完六年級已經十九歲接近二十歲，他跟我的年紀差不多，大我少許而已，他來到便說「祥仔，你在家裡想做些什麼啊？」我說「我想學些東西。」我們倆很惆悵地想來想去。

W：學東西，他又不懂教你。

祥：他很好地說「家裡有很多英文錄音帶。」送了他家裡的錄音帶給我，我很記

得大概是二十盒錄音帶，還有些書。有錄音帶，——但我連錄音機也沒有，窮到這樣，——他連錄音機也送了給我。我就在家裡當歌曲那樣聽，大概二十盒聽完又聽、聽完又聽，因為有些書可以跟著它唸，聽了聽好像懂說，還懂聽，就開始對英文產生了興趣。他再來時覺得很愕然我這麼有心機聽，見我很勤力地聽，接著他又買些習作給我試試在家做，一起做。

W：陪著你？

祥：是啊，自己學英文。

W：聽錄音帶自己一個人在家聽？

祥：是啊。

W：那麼你怎樣轉帶？

祥：轉到的，意思是晚上叫哥哥把錄音帶放好，你知道錄音帶是兩頭，播完了一邊，便……

W：自動反帶。

祥：反帶聽兩邊，錄音帶大概聽一小時。哥哥有時回家的，我便叫哥哥晚上把錄音帶轉好，聽一盒也聽很久，對嗎？只是翻書有些難度，剛巧我的朋友把書……那時候的書不是貼著的。

W：是怎樣？

祥：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，以前很盛行用繩。

W：我知道、知道，剃著頭或剃著尾那些。

祥：是啊。以前很盛行是這樣的，都算是容易揭的，就算是難揭也好我用頭郁動一下便揭到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

W：明白，我想到那幅圖畫，但若果叫我做的話相信要一段時間學習。

祥：你了解了，便好像普通人一樣罷了。

W：你說來當然簡單。

祥：我移動著就會揭到的，一盒錄音帶也聽一個多小時，最慘就是：有些錄音帶被我聽到斷了；很易斷帶的。

W：質素不太好。

祥：是啊，便用膠紙貼著它。

W：以前的物資、資源較少，所以我們會很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。而且，正如你所說的，學習用的課本可以隨時拆開加減頁數，較為活動；相對於現在的小朋友就比較辛苦了，他們的書包真的……

祥：現在的書很難揭，因為書全部貼在一起。

W：沒錯、沒錯。

祥：翻一頁便會牽動了整本書。

W：甚至是翻到中間再翻時，整本書反轉了，因為書本的重量等等因素會發生影響。

祥：是啊，我那時候比較好些。

W：成長到了二十歲繼續學習，每一個成長階段或會對運動，或者對音樂有些興趣。你有沒有呢？

祥：我做不到運動，對做不到的沒有興趣。

W：是啊！音樂呢？

祥：其實音樂這個又很特別的，我是不懂音樂的，但是因為我在學校讀書時，每年的聖誕節不知道什麼原因會送口琴給我們。

W：那麼有趣？

祥：是啊！包著口琴送給我們，我便想每年有一個，已有幾個。我又想那些口琴給我們有什麼用呢？我們又吹不到，這樣東西對我其實有些啟示，我很想吹



到它，我想我不只是只吹到一個音，一個音不難吹，看看理論便會知道。

W：學呼啊、吸啊這樣。

祥：最難的是我們如何 Handle 口琴，我想了一整年，想來想去終於叫哥哥找膠衣架弄到可以帶在頸上，便可以 Handle，但你要調教一個合適的位置，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。

W：你第一次吹奏什麼歌曲？

祥：吹不到，我還是吸、吹。

W：單音。

祥：我先要開始征服這樣事情，終於也學識了。

W：用了多久時間？

祥：很久，用了一年，最重要是位置很難調教。

W：對啊。

祥：因為用衣架太簡單了，現在可以整套買。

W：有一個座。

祥：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深刻體驗。

W：但是用氣方面……？我想聽眾會聽到祥仔說話有時候好像不夠氣、「就著、就著」、或是說話時很細聲，因為我知道你下身的軀幹不方便，以致令到你在提氣方面「橫隔膜」會弱一些，是嗎？

祥：一定的。

W：用氣上有些辛苦，你還吹口琴？

祥：我不是吹得很出色，我只是想告訴別人我懂吹。比如吹《龍的傳人》，很多歌曲我也懂的，我懂的意思當然不是演奏。

W：當然，自娛。

祥：用來玩一下，我是想告訴別人我是慢慢練習才學懂的。

W：記那些音符靠腦記的了？

祥：其實你懂聽便會懂吹，如果習慣了吹的位置，口琴很簡單而已。不過，你剛才說我用氣是差一些。

W：那就慢慢鍛鍊這種興趣。到工作了，讀完書也算是識些字，接著還有沒有再進修？

祥：你剛才聽到我說我讀到六年級、在家學英文的，其實這個過程很難，二十九歲傻頭傻腦在家裡已經過了九年。

W：二十歲，對啊。

祥：九年傻頭傻腦在家裡過，我的朋友有空來探訪我、給我習作，便叫我試報考英文會考一科，因為二十一歲可以自行報名的。

W：但你當時只是小學畢業。

祥：是啊！我也考慮了很久，才姑且試試。因為我們寫字不太好、不太方便，考試時又要申請延長時間等等；會考最大難關其實是「寫」，Oral 和 Listening 那些也不是太難應付，起碼也試過了。

W：成績如何呢？

祥：不算理想，但是也可以的。因為我考 Syllabus B，是高難度的。

W：即是課程乙。

祥：是，OK 的，考到 D。

W：但是你考的時候有否特別安排？例如自己在一間房？

祥：是啊。

W：但「文字作答」怎麼辦？

祥：也是寫的，我用口。

W：考一科要考多久？

祥：平時普通人考兩小時，可能會給我考四小時。

W：夠嗎？

祥：OK 的。

W：拿到了 D，當時開心嗎？

祥：開心的，其實繼口琴後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，為何這樣說呢？對我來說其實在考試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，我沒有一樣東西成功過。

W：對啊。

祥：而且我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有什麼價值，這個很重要。我發覺原來一個人肯努力的話，是會有些改變的，不過不需要人們知道，自己知便可以了。

W：拿成績那天是跟家人一起？

祥：是啊，我媽媽最開心。

W：你拿到了 D，當時媽媽有沒有對你有什麼再大的期望？

祥：她沒有的，她根本太疼愛我了，她覺得她這輩子想養我、照顧我，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。

W：是。

祥：因為很多人也要離開；走了。自己考完這個試後開始對自己有信心，很想找些工作做，便開始尋找工作。

W：但是你身體上有很多障礙。

祥：是有很多障礙，不過……

W：你覺得自己能夠做到甚麼？

祥：我能夠做點事的，因為最重要是通過了那次考試。因為我覺得萬事也可以嘗試。

W：找什麼類型的工作？

祥：找工作這個過程可以說很短。我考完試後，你知道，當時大概二十九歲，那一年我開始下定決心找工作，便買些求職報紙。有寫過一些信出去，其實寫信都是叫哥哥幫忙，偶然也自己嘗試寫。我寫了數十封信出去，但是這數十封信也沒有回音。

W：你有沒有註明自己身體狀況？

祥：當然有，我還寫明是「肢體傷殘」。

W：當時更加不會理會你了。

祥：這是很天真的想法。我以為好像普通人一樣很簡單，有工作機會就可以見工。其實是令人失望的，不過我還是很不……

W：不放棄。

祥：不放棄。接著便有一個機會，我透過一個社工知道香港有一個工場，在那時候來說這個工場就好像現在的社企，在石圍角。我嘗試去 Interview，因為那時交通不方便，我很記得媽媽叫我「不好去，你去做什麼？你也做不到事情。」但是我又不想在這世界無聊地過這輩子，媽媽一邊叫我不好去，一邊幫我處理好衣服。那時因為復康巴也不是太方便，那年代我不太懂預約復康巴，媽媽跟我坐的士去，由石硤尾去荃灣是四十元。

W：很厲害。

祥：那年代屬於昂貴的了，但是媽媽也很願意付出，她要陪我去、又要搬運輪椅，去到 Interview，Interview 的時候工場經理見到我後便說「不用見，我們希望請些手部功能好的傷殘人士。」他真的寫著傷殘人士，不過是手部好的，

見到我的手不太好便不用見，但是我又跟他說了幾句「經理，可否給我三個月試一下？」經理說「可以給你試，不過若你做不到三個月，你不要叫我賠錢」之類的話。

W：這麼直接？

祥：是啊！我說「OK。」他便給機會我了。其實我在這個工場也做了十一年，我由一個幾百元的薪酬做到九千多元。

W：那麼厲害？

祥：又做過很多職位。當中的過程，可能下一次有機會及時間再說。

W：好。真的由於時間關係，下一集回來再跟祥仔說一下他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，下次節目時間再見。